

為灌陽之發迹，抑惟在野之瑞
 貢於廷，而忠孝節義初（八）無所加
 損於其間。《易》曰：剝極而復，非世運
 也。善君子之世，不絕也。沈（九）之揚之，
 伸之晦之，留此真氣於孫孫子子，
 勿替引之，為之先而美以彰，
 為之後而盛以傳試為紀世、（十）
 茲譜有欣慕焉。我宗人存此世
 於千百年以前，而延此世於
 千百年以後，爰譜世次，而請、（十一）序
 於余，余亦同出廬江而徙古吉州，
 深懼先澤之就湮。以忠孝節
 義自勉，固為我宗人共勉，序
 其顛末於以勸勵兩存。是為序。
 皇清光緒十六年紀歲庚寅（十二）仲
 冬月穀旦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國史
 館協脩加一級同宗廷式拜撰
 例授文林郎禮部進士同宗緝熙
 拜書（十三）

在萍鄉境內發現譜類文氏佚文，亦如筆者往昔所言，尋訪文氏佚文，最有可能當在譜牒文獻一隅獲取，此言不虛；將造里文氏譜序算進去，本邑所見文氏譜類佚文已達八篇。

譜序五篇：湘東區老關鎮登官張氏譜《三修序》、安源區青山鎮烏石村葉氏族譜序（手書刻版）、蘆溪縣茅店摩高嶺劉氏族續修譜《劉氏族譜序》（手書刻版）、上栗縣赤山鎮石觀泉高陽許氏族譜續修《譜序》（手書刻版）、湘東區腊市鎮廟嶺造里文氏族譜序（手書刻版）。

賀壽文一篇：湘東區下埠鎮馬迹塘黃氏族譜《德國公夫婦八旬壽序》。

人物傳一篇：上栗縣福田鎮泉塘下彭氏族譜《敕贈儒林郎彭公曉滄傳》。

人物像贊一篇：上栗縣彭高鎮彭高橋蕭氏族譜《思堯公像贊》（手書刻版）。

以上八篇全系萍鄉本境八姓族譜所刊文氏佚文，就譜牒類文氏佚文而言，其發現首先在文廷式的祖籍地，是應有之義。已知文氏譜牒類佚文見外地的，為江西義寧陳氏族譜（陳三立本宗族譜）。前几年《江西日報》僅刊其序末頁半面圖錄，全序仍未得窺見，筆者曾托南昌大學、江西省社科院等友人去尋訪均未果。倘有讀者先生能助東風，訪得義寧陳氏族譜序，這于文廷式文集臻於完善、促進文廷式研究、義寧陳氏及其譜牒之宣傳都是幸事，亦令義寧陳氏譜文廷式序的價值真正體現出來。

這八篇譜牒佚文，唯這次所見萍西文氏族譜序非全帙，前七篇都無此缺憾。筆者依臆見，對第八篇佚文所缺字8字補入。

以下依序文（一）至（十三）注，分述如次：

（一）序文標題（簡稱序題或標題）處文字已湮缺，

無法判定序題用字若何，對此，筆者綜合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擬序題僅用一個《序》字。就已見文廷式為萍鄉几家族譜所撰譜序看，安源區青山鎮烏石葉氏1891年續修譜只書用一個“序”字，可作參照。文廷式為他姓族譜作序題都只用一個《序》字，那末于本宗他支文氏譜僅用一個《序》字為題，更有理由可用。從漢語語匯發展史的角度講，上古漢語（漢代及漢以前）以單音節詞（一個漢字）詞匯為主体，以一個字為序題與此趨勢相合。固用一個《序》字做標題，顯得簡賅、古樸、雅致。舊時及今人所撰序題以用一個《序》字為常見，當與此有關。

第二，擬用雙音節詞（兩個漢字）《譜序》為題。此擬與文廷式所撰上栗縣赤山鎮石觀泉高陽許氏續修《譜序》相合。亦與漢魏以降漢語以雙音節詞（兩個漢字）为主体的趨勢相合。當“序”用于譜牒文獻時，《序》與《譜序》並無實質區別。但“序”并不單用于譜牒，如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班固等所撰《漢書·叙傳》（“序”即“叙”也），文天祥的《指南錄后序》等則是。可見用《譜序》標題，一目了然，便知其序是譜序而非他序。

第三，擬為《文氏譜序》（或《文氏族譜序》），是在以《譜序》為中心詞的前邊加“文氏”二字為限定，使偏正詞組“文氏譜序”的義域免生歧解，即可理解為其序屬文氏族譜而非他姓譜序，文廷式為摩高嶺劉氏譜作序，即以《劉氏族譜序》為題，不失為是個參考。此擬比前述兩擬更準確明白。而“準確”為譜序表達的首要條件。

第四，擬為《萍西文氏譜序》（或《萍西文氏族譜序》），仍屬偏正詞組。即此偏正詞組“萍西文氏譜序”的中心詞“譜序”前邊加兩個定語：萍西、文氏，在第

一个定语“文氏”前边还加定语“萍西”，构成双重修饰限定。令其“谱序”含义更加准确精细。已知萍乡共有十四支文氏，皆属“时公”后裔，并各撰有分支族谱，即十四种“文氏谱序”。倘仅书为《文氏谱序》，则难以分辨所序(叙)何支文氏谱，抑或还可能有无文氏总谱(含合谱)“序”之含意。拟加“萍西”二字，其谱序框定为萍乡西隅文氏的文字指向，是清晰的，纯从逻辑角度讲，此拟强于前三拟。然而“萍西”(“萍乡西路”旧称)有大西路与小西路之分，大西路文氏尚有老关、荷尧、太义口等支系之分，且皆出于时公；小西路文氏又有麻山文氏、造里文氏等支系之分，如果拟成《萍西造里文氏谱序》或《萍西文氏谱序》都未免过于苛求词汇意义的准确度。因为谱序总是归属于某族谱的，即使只是一个“序”也不生歧解。

综合以上四拟，笔者倾向于一字之《序》的拟定。

(二)(三)正文前两页共计十一行(即“序题”除外)，第一行补拟为“罔园序百族谱世罔罔(学，盖尝盛矣)”。周平园，江苏丹阳人，道光朝进士，系清中期学者(1788-1858)周玉瓚；平园是他之号，亦号憩亭。其字为熙赓，著作有《周憩亭集》，原文为：周平园序曰：“君子之著书也……昔者世系之学，盖尝盛矣。姓有苑，官有谱、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婚姻。”

(四)(五)谱序正文第一页第五行“(普)，(注序世)罔、事罔(周普已也)”，本于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其中“普也”之“也”，序文未引入，姑从序文不录入。

(六)序文第二页第三行末尾留三字位置空白，不书字，是书者有意为之。而第四行头三字为“国家留……”，是出于“国家”至上，且“国”字高出其他各行首字。否则，“国家留”三字置于第三行尾则成为：“(农能耕为)国家留……之气。”显然是对国家大不敬，这在帝王家天下的封建时代是犯大忌的。

(七)“而储於奔者。”之“奔”，依序文意是根本之“本”，即“奔”作“本”用，是误。此误于古今书学名家笔下、电脑字库输出很常见，甚憾。“奔”与“本”两字的造字本源及应用各有所专，兹加辨正。

《说文·辵部》训：“奔，进趣也。从大，从十。大十犹兼十人(大)也。读若滔。”土刀切(tāo)。“奔”的本意是快速奔跑，喻奔跑者在奔跑时发挥的能量可比得上十人。今从“奔”得声之字，见《新华字典》有：皋、棹、噪、皤、皤等。

《说文·木部》训：“本，木下曰本。从木从一，在其下。”布忖切(běn)。“本”字商周甲骨文金文多见，造字本义：(草)木之根(在其下)。固有“根”与“本”互训而生“根本”一词，源于此。从“本”得声字有：笨，笨，沤，体(同“笨”)。

“奔”与“本”形、音、义皆异，故二字各归部于“奔”、“木”源于前述。

(八)“初”字商周甲骨文金文屡见。《说文》：“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其“初”即：裁衣之初始于刀的裁划。故“初”当训为“起始、开初”。引申为事物的本、本来、原本。如《左传·隐公元年》“遂为母子如初。”即用其义。又如《诗·邶风·东山》：“勿士行枚。”汉郑玄笺：“初无行阵衔枚之事。‘初无犹本无’。序句‘而忠孝节义初无所加损于其间’之‘初’即‘本、本来。’”

(九)“沈之扬之”之“沈”读 chén(不读 shěn)，义为沈寂、不彰不显。其“沈”与“扬”(彰显，显耀等)相对。与下句“伸之晦之”的“伸”与“晦”相对类似。即不论沉与浮、贱与贵、逆与顺、屈与伸、困顿与得志，都冀望文氏后人“留此真气于孙孙子子，勿替引之。”

“沈”字商周甲骨文金文已见，像牛羊等沈入水中状。其造字初义为沈入、沈没之意。至汉代“沈”(汉《淮源庙碑》)及《说文·水部》收“瀋”面世，“沈”可与“沉”、“瀋”通用；旧时文献以用“沈”为主。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出齐的《汉语大词典·卷五·水部》，“沈”与“沉”两字头并收。但只有“沈”字头下收录“沈”字为头的词条 399 个，如：沈井、沈香、沈吟、沈思、沈疴、沈着、沈涵、沈没、沈寂、沈默、沈鱼落雁、沈舟破釜等即是。而“沉”字条下仅录：“沉，同‘沈’。且无音读和词条。可见“沈”是正体，“沉”为异体。上世纪五十年代简化汉字时，“沈”(shěn)与“沉”分立字头，各自取得正字单列地位，各以自拥之义而各用其所用。

(十)(十一)正文“而盛以传试为纪世、”“爰谱世次而请、序於余，”句中两处“、”，从文字学讲本为“主”之初文，在序中视为“主”欠通，或作“注”解亦欠妥。或作古人标以句读断句的符号，即《说文·部》：“、，有所绝止、而识之也。”朱骏声通训定声：“今诵书点其句读，亦其一端(端)也。”笔者以为，定为句读之标记可从。这也是全序仅有两处符号，所以仍然保留在序文中。

(十二)(十三)序文落款年份等相关问题之厘清

甲、撰序文者文廷式进士及第与抄序者文缉熙进士及第年份的矛盾。撰序（文廷式）落款为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即 1890 年，其年份无争议，文廷于当年农历四月为光绪帝钦点榜眼赐进士及第亦确；而抄序者文缉熙是清光绪壬辰科进士，时在 1892 年。序文是经文缉熙之手抄成的，他为何将其进士及第时间提前至 1890 年呢？此为矛盾之一。

乙、是谱共两册，第二册有三篇人物传：文公爽亭传、文公锡树传、文公锡霭传，三传都出自文缉熙之手，且都落款署为：同宗缉熙本邑举人。此署与文缉熙于清光绪己丑（1889）恩科乡试举人相合。但全谱的序文和传文并刊于同一文本中，他为何在序文自署进士、传文自署举人，自其矛盾之二。

其诠释就在于，撰（启动）谱至谱成（印刷刊行）有时一年可实现，有时两年或更长时间编印成册也是常事。造里文氏撰谱始于 1890 年、并请序于文廷式、请传于文缉熙皆已落笔于当年，其时，文廷式成进士，文缉熙为举人也只能照实书之。至 1892 年谱成，文缉熙

已成进士，序文也在 1892 年刊刻于册，文缉熙自书进士有据，只是他未进一步加解释而已。

本序文不足五百字，序中三处谈到文氏族人秉忠孝节义的节操，从中可窥见文廷式对忠孝节义极其看重的崇高胸襟。这与其祖父文晟殉职于广东嘉应州知州任上抗击太平军郭宗部进犯嘉应州城，极为壮烈（时文廷式四岁在场）；父文星瑞亦承文晟之志曾拒数万太平军攻城之壮举（时文廷式七岁在场），自小亲受这种爱国教育直接相关，亦与文廷式远伯祖文天祥的节义影响分不开。不妨引文廷式至交陈三立所撰文廷式本支族谱《序》来证文廷式的节义之忱：“余友云阁（文廷式）同年，尝为余称述其祖壮烈公死事状（即文晟殉身事），节概凛凛追文山（文天祥）矣……剥极则复，又恶文翁信国壮烈之治行节义不重光于天壤也？”

笔者学识浅陋，于断句标点一端，恐多有讹舛；所补 8 字及其他刍议，难免谬误，敬祈读者教正。

〔责任校对：吴侃民〕

Wen Tingshi's Lost Articles Appear in Wen's Genealogy Book

Gao Hongnian

(Anyuan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Pingxiang 337000, China)

Abstract: Recently, the eighth Wen Tingshi's lost article appears in "The Genealogy Book of Wen Family in Western Pingxiang" which is collected in Miaoling Village of Lashi Town. The hand-written genealogy book with eight pages (transcribed by Wen Jixi) was finished in the winter of 1890 with a history of 123 years. Due to the paper quality and the limitations of collection conditions, 67 words are missing on the first two pages of the preface, therefore the author added 18 words to it based on personal understanding and inserted punctuations to make pauses.

Key words: Wen Tingshi; lost articles; Wen's genealogy book